

昌黎先生文集

八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

門人李

漢編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

昌七

一

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一作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

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

昌七

二

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頃一作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一作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

佳嘉一作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  
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  
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  
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  
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  
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

昌七

三

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  
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閣下抱  
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  
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  
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  
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  
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  
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  
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  
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旣不足以語之磊落竒偉  
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

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此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

昌七

四

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

深者多不置白黑於曾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  
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  
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  
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  
一作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  
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  
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  
芻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  
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  
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  
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  
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

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  
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  
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  
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  
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  
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  
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  
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一作白其一鬚一作鬚亦有一  
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  
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  
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

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

昌十七

六

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踈更寫閣下取其意一作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僕之所守足下之



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人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居一作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怵怵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呂二

七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食此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福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昌一七

八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一作陳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

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一作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推一作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

昌七

九

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必以竢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嘆也其時栢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一作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

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負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輟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一作識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

昌十七

十

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一作漢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

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群王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群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告一作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弘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

昌十七

士

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書

門人李

漢編

與鳳翔邢部尚書書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泂泂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

昌黎

地於河湟

一作

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

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精鑒於己固已得其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一作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

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一作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

昌一八

二

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閼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獮獺之

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  
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  
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  
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  
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  
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  
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  
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

昌六

三

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  
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  
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  
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  
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  
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  
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  
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  
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  
劉向楊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  
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  
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



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所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一作必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

一作如何愈白

### 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感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

昌十八

四

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一作日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踖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疆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一作暇倘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

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綖綖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托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智一作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

昌六

五

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福作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非一作惑矣欬一作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

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

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昌一八

七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龍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實一作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者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

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未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万万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

呂十八

八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際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己以報見待惟旦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埃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一作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

刻身立行動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  
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  
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  
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  
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  
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  
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  
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  
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  
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  
筆以竢愈再拜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序

門人李

漢編

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

昌十九

一

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與袁相公書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怕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

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少有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若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

昌十九

二

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蛟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



公卿士大夫勞於圖

一作國

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

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閭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閉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閭下真能引孤軍單進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閭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一作月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

昌十九

三

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一作占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閭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三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即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

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  
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  
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  
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  
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  
益尊謙巽滋其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守  
官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倫  
者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切念  
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

昌十九

四

舍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  
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所失愚以為苟慮有所及  
宜密以上聞不宜以踈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  
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  
步超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  
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  
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  
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  
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  
何況京尹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  
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  
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伏惟  
照察

### 送陸欽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  
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  
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  
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  
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  
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  
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  
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  
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歛此大  
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遠  
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  
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  
已者而后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  
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

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鄧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有累數百言其大要也一有言  
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一作流後進  
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  
有矜乎位雖相求而喜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  
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  
不世一有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  
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  
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怕矜而誦之情已至而  
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  
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  
史者怕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怕急於  
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  
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  
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  
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  
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  
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  
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  
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  
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  
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一作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

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  
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今之所加無異於遠  
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  
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御  
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  
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  
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  
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  
從事之答於知我一作不憚行之於一作遠也又樂貽周  
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  
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昌十九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  
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  
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于其  
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  
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儀一有少於是  
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  
肴羞惟時醴宰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  
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愉愉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  
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  
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  
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  
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

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sub>上</sub>之人故<sub>上</sub>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

昌一

九

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sub>所</sub>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sub>豈</sub>一作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

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字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

### 昌十九

十

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賜一作怒怒有刑才峻滿前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夫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



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  
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  
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  
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  
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  
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  
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  
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  
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

昌黎

士

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  
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  
兮呵禁不祥飲則且一作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  
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  
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  
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  
於其其無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者之  
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  
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  
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將無

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竒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